合江三首 □廖黑叔叔

接吻的汉俑

在合江汉代石棺博物馆 看那些装过人的石匣子 多么精美的图案,摸起来 同样硌手,同样是拔凉拔凉的凉 唯有他们在不起眼的角落 紧拥着,燃烧着干柴烈火 一千八百多年哦 那么长的吻,未曾滑落 有文字说明,这个吻: 国家一级

在合江你愿当一口酱缸, 我只想成一粒小小黄豆

突然就静了下来 漫山遍野 戴着斗笠的方阵 据说是十万衔枚的士兵 正等待那一声出击 你说你也想入列 站成十万酱缸里的一只 那么亲爱的,此时此刻 我最想变成一粒小黄豆 在你的胸膛 发酵三年暴晒三年 然后,对你说 我是酱香型

打卡尧坝古镇

石坊还在雨中风化 洞开着一张掉完牙齿的嘴

老街如一口古井 从上往下降 滑过两千年的青石板

坐在井底,就成了 一个歇脚的夜郎国人 望着下雨的天,我悄悄问: 汉孰与我大?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

仿若(外一首)

仿若隔空一个世纪 你消失在隧道的尽头 我伫立在隧道口

仿若彼岸花开 你流动在花瓣上 我坚守在叶脉里 仿若两列高铁列车 风掣电闪,迎面呼啸而过 看不到头,亦看不到尾

初秋的江南

着一袭旗袍 撑一柄油纸伞 江南女子环抱爱情 穿古巷,云步小桥流水 秋风,含笑摇曳

执一支画笔

轻点几笔荷叶 晨曦沿叶脉滴落 亭岸缄默不言 秋色已入心田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飞跃千岛湖

□李自平 箭一样的快艇

在湖面飞驰 一座座岛屿 在视野中闪退

蓝得透明的湖水 溅起朵朵浪花 尘封许久的记忆 在山峰间缓缓流动

成群的鱼儿涌来 欢乐溢满湖面 我在无拘无束的时光中 打捞最大的一尾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10 月特刊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多么庆幸啊 我还有一双会流泪的眼(组诗) □李/□云

水晶船

水杉树是不是曾经的 灰姑娘,水晶船是不是她 遗失在黑夜的鞋 我是不是过客 在昆明捞鱼河湿地公园 都没有人会在意 他们握着船桨 和我一样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大宝带着外婆 和我们并肩而行 我们一起看林间翻飞的白鹭 我们一起仰拍天空,心有灵犀地 避开天空遗漏的碎金 温情一浆一浆地在我们四周 散开去

那些消失了的事物

记不清楚是哪一年 我们驾车经过安顺 天空蓝,绿树合 公路边有农家 农家炊烟袅袅 阿婆和阿公坐在街沿上 一边轻摇蒲扇一边招呼我们 八块钱一大碗炝锅面 安抚了我们一车人的饥肠 我记住了这里,温暖的炊烟 今天,我坐在高铁里 窗外所有事物快速向后移 山峰低矮,房舍俨然 像小孩装玩具的收纳盒 天空依然很蓝,绿树更加茂盛 一条条水泥或者沥青路面 洁净无尘 一座座现代化房屋上空,也干净得 看不见一缕炊烟

品小粒咖啡

我坐到咖啡桌前 要了一杯美式咖啡 现磨,不加糖 浓郁的咖啡味迅速弥漫 就像小石子硌脚时 疼痛直抵内心 那么多不同肤色的人 从四面八方赶来 和我在同一个屋檐下 品尝,加糖或本味的苦

莲蓬

敢以自己的枯干 对视万紫千红 敢在亚洲最大的鲜切花市场 做一个赐福者 比在这里做一个采蜜人 不知要辛苦多少倍 玫瑰、百合、郁金香、康乃馨、蝴蝶兰 还有永生花,它们都振翅欲飞 只有你,莲蓬 蜂窝状的空空的莲房 像无数乡镇留守老人的居室 陈旧斑驳的墙体挂满当归

会流泪的眼

有风迎面吹来 从抚仙湖 那么多帆船属于辽阔无垠 那么多波浪走向云彩 那么多自己在摇曳 我的双眼不禁热泪盈眶 多么庆幸啊 我还有一双会流泪的眼 阳光水岸对面是孤山岛 我对面是石月亮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倪卫志(外一首)□原金オ

倪卫,重庆酉阳人 农民,在家乡种过 三年烤烟,几年苞谷 南下广州,在工厂流水线 打过两年螺丝 后来到西北成为了 一名矿工,在黑暗中挖煤 先在新疆石河子 靠一顶安全帽 躲过几次矿难 后又在奎屯 成为井下爆破员 2018年,一场事故 左边头盖骨破裂 从此,左半边大脑 仅靠块头皮活着 在地面做了一年保安 一年仓库管理员 但为了挣高工资 二年后,他再次下井 成为了传送带下 又一名矿工 今年七月,在矿下

□黄海子

霜降,霜降,麦子胡豆在坡上

在草木灰下伸出细白的腿

从被窝里伸出的一条手臂

想起在雪下窝冬的麦苗

发出雀鸟一样叽叽喳喳的声响

看成行胡豆苗上铺着的白雪

山雀在追逐来不及躲藏的蝴蝶

它们在白色的被盖下

从被盖下探出头来

像庄稼人头上的白发

驱车回到生我的乡下

有不老实的

然后嘎嘎地笑

我的麦苗呢

我的胡豆呢

那落荒的土地上

霜降

像我夜晚熟睡的童年

我麦地里的麦芽

在蹭晚秋的阳光

田坎壁上的胡豆

被一台悬吊的风机砸中 小肠破裂,多处器官受损 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时年五十三岁 目前,他遗有一妻 头发斑白,遗有一女 在矿上上班 遗有二十四岁的儿子 还在奎屯 找工作 他的遗体就近安葬于 奎屯郊外的福寿园 没有墓碑

在二哥旧居前喂鸡

妻子拍下这张照片时 我正站在沙河县 准南煤矿的家属区 破败的砖房前 喂鸡,二十多天前 推开鸡埘的

还是我的二哥 站在这里喂鸡的 还是我的二哥 提着一只大叫鸡 在视频里炫耀的 还是我的二哥 那时,他还可以给我 发他在煤矿的照片 发他外孙的照片 他还可以用略带沙哑的声音 向我保证 "今年过年,一定回" 可我记得 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家了 现在,我站在他曾经 站着的地方 给我拍照的地方 替他撒完最后一把谷粒 风掠过空荡荡的戈壁 豆大的沙粒

一下子吹进我的眼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鸽哨划开晚秋的阳光 漏出天空的荒凉

霜降!霜降! 麦子胡豆在坡上 我在坡上听着从地里长出来 的农谚 到田坎壁上弓下身子 用锄头打了一个窝 把自己装进去 再抓了一把草木灰盖上 我看见我伸出一条腿

遥远的声音漫过我的头顶-霜降霜降 麦子胡豆在坡上

努力地往地里钻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评 协副主席)

梦游鬼城名山

那年我二十岁,春寒料峭 父亲消失于雨水另一端 母亲说他去了鬼城名山

江风扑面而来 吹打着我的额发 奈何桥浮现在雾中 我猜想孟婆汤是否有 父亲常喝的老荫茶味道 三十三级通天石梯 仿佛有父亲佝偻楔入云阶的身影 是沉重是解脱,还是超越……

面对阴阳界 不涉阶级,须度众生 大笑跨过鬼门关 望乡台那轮归乡与思亲的明月 父亲你看到了吗

(作者单位:重庆市丰都 县文旅委)

山巅观日出

登上高原之巅,想获得与朝阳 升起时差不多平齐的高度 呈上配得起那轮朝阳的目光

凌晨扣动扳机,击发红亮的弹头 山峦烧出缺口、一个滚烫的窟窿 天地间最有温度的头条新闻 每一次日出都很热烈,不在乎 观景台每天都更新不同的面孔

浓雾中山不动,云在动 山风醒来,撕扯乌云的败絮 把它们一团团扔到天尽头 车灯睁着严重白内障的双眼 扫出眼前几尺勉强能走的路 蛞蝓爬出一道微亮的蜿蜒

然后那枚小如中子星的红烛 顺风点燃天地,烈焰熊熊 糨硬胡茬的男儿泪潺潺解冻 从群山的指缝之间,点点滴滴 挥弹于天地之间,与满天朝霞 不怕烧成壮丽的灰烬,成为日出 不朽的注脚、永恒的赞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总有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李毓瑜

他带来愉悦 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醒来除了回味 什么也不知道

只在今夜 他轻声地告诉我

他是一朵暗红色的花 只在梦里开放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深深的谢意(外一首)

我感谢 在风霜雨雪中 陪伴一起走过的人

我感谢 在坎坷泥泞中 陪我一路前行的人

我感谢 在寒冷的冬天 伸出双手带来温暖的人

遥远的月亮

就在此时 我认真打量你 你与我之间 还隔着一些东西

美丽的天使 我在你的世界之外伫立 把你深情凝视 而你不觉不知

多想缩短你我之间的距离 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 无论付出多少努力 我也愿意

(作者系文学爱好者)